

红

旗

飘

飘



30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红

30

旗

飘

飘

☆ 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红旗飘飘 (30 集)

本 社 编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

社址：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：100708

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850×1168 1/32 7.75 印张 2 插页 156 千字

1986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山东第 2 次印刷

印数 11,001—21,000 册

定价 11.50 元 (平) 16.50 元 (精)

目 录

一代英姿数风流

——记叶剑英同志在广州……………雷铁鸣(1)

叶帅的故事……………文生(14)

陈云同志的调查研究与学习生活片断……………华潇(26)

陈云同志领导边区经济工作的几个故

事……………耿万福(33)

有关陈云同志的二三事……………蒋连穆(38)

陈赓将军和王震将军在吕梁前线……………穆欣(40)

我的回忆

——从北京大学到武汉军事政治学校……………

……………许德珩(47)

忆段德昌同志在湘鄂西的战斗生活……………关炎成(124)

地下交通线

——吴德峰戚元德夫妇从事地下斗争的故事

……………李英儒(135)

难忘的爱

——怀念左联作家洪灵菲烈士……………秦静(180)

柳青的青少年时代……………刘可风(198)

党中央机关在西柏坡举行的一次舞会……………阎长林(234)

一代英姿数风流

——记叶剑英同志在广州

雷铁鸣

从汉口到赣州

1949年5月中旬，位于长江两岸的汉口、武昌解放以后，第四野战军下一步的任务是，继续挥戈南下，进军湖南、两广。为了接管好广东和具有重大影响的南方城市广州，中央决定从东北、中原、华东地区抽调一批广东籍干部，到汉口集中，准备随军南下。上海解放后，我调离部队工作，迎着七月的暑热天气，乘轮船溯长江而上，来到中原重镇——汉口。

到达汉口的当天，我到中共华中局组织部报到。第二天，见到华中局书记邓子恢同志，他说南下的事，要等叶剑英同志来安排，让我先上招待所住下待命。

叶剑英同志在我党我军中享有很高声望，早已闻名中外，我第一次见到他，是在汉口他下榻的德明饭店。

一天上午，我怀着愉悦的心情走进德明饭店，在楼上一间陈设简朴的会客室里，见到了叶剑英同志。我一进门就向他敬礼，朗声地说：“参座！我向你报到来了。”

剑英同志戴着黑边眼镜，笑眯眯地点点头，一边说着“哦，好、好……”，一边摆手，让我在沙发上坐下。他自己也坐在我的对面。

当他一开口问话的时候，我就从他的口音中听出他是客家人。果然，他在谈话中告诉我，他的老家是广东梅县。

剑英同志身材虽然不很高，但肩宽体壮，有一股令人肃然起敬的军人气派。他英姿勃勃，目光敏锐，说起话来富有魅力。而我呢，由于是初次见他，反而感到有些拘谨。

他谈话的神情是乐观的，扼要地估计了部队进军两广的形势后，转而指出我们南下的工作重点之一，是要接管好广州。他说，广州是我国的南方大门，靠近香港，情况复杂，接管工作做好做坏，内外影响都很大，可不能粗心大意呀！

接着他又说，这次随他南下的干部不少，都是来自四面八方，一定要把他们组织好、带好。为了适应长途行军，准备编成几个队。他指定我带一个队，回头由秘书把干部名单交给我。

我问南下的路线，是不是跟在四野部队后面，沿粤汉铁路经长沙而下？剑英同志答道：“我们将走哪条路，还没有最后定，定了会通知你的。”

当我问及出发的大致时间时，剑英同志以幽默的口吻说：“说快也快，各路英雄到齐了就走。”说完，他自己也格格地笑了。

在出发前，我还参加过剑英同志召集的会议，他那富有魅力的讲话，洒脱的风度，爽朗的笑声，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。

.....

我们南下的路线，是乘小火轮拖着驳船，顺长江东流而下，经九江、鄱阳湖到南昌，然后换乘汽车直驶赣州。剑英同志所说的“各路英雄”，现在都赶到赣州集结了。长期在闽粤赣边区坚持地下斗争的党的领导人人方同志，也带领着一批南方干部，辗转跋涉来到这里会师。

四野进军势如破竹，部队正在翻越南岭，追歼国民党残余的

实力派白崇禧集团。看来，五羊城——广州的解放为时不远了，过了一天就接近一天，大家都关心着进军的消息。

赣州是江西南部的重要城市，也是我们南下广州的出发地，所以，要在这里把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、广东省政府、广州市政府等机构建立起来。架子先搭好了，人事安排好了，路上边走边准备，一进城就把网撒开，马上全面展开工作。与此同时，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告成立，叶剑英同志担任书记；他还兼任广东省主席、广州市军管会主任。方方同志担任这些机关的副职，同剑英同志一起共负重任。

在一次会上，方方同志面对各队的带队人说：这次干部的工作安排，剑英同志讲了一条原则，就是自下而上，先安排各队带来的干部，最后安排你们这些带队的同志。因此，你们要善始善终，配合组织部门，先把这批干部的工作安排好，至于你们本身的工作，我们会考虑的……

听了方方同志这番话，使我茅塞顿开，觉得剑英同志讲的这条原则，具有预见性和现实性，体现了党对每个干部都关心。先考虑干部的大多数，自下而上安排，意义更为深远，既做到人尽其才，各得其所；又可杜绝可能出现的本位思想。这事说起来似乎平凡，但给我的印象很深，几十年来一直记在心上。

晴朗的九月天，朝阳的金光刚抹上山头，我们新组编的一列汽车队，一辆紧接一辆地开出了赣州城。车队首尾不相望，沿着蜿蜒起落的陡狭公路，翻山越岭，向横在前面的大庾岭进发。

铁路通车剪彩

广州是1949年10月14日晚上解放的，我们的车队长驱直入，于17日开进市区。满街的市民们，都以惊喜的眼光，迎望着

这些溅满泥尘的车队。

就在这战烟初息、千头万绪的情景下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牌子挂起来了，布告贴出去了，全市气氛为之一振。军管会中各个接管委员会的同志们，顾不得长途跋涉的劳累，闻风而动，分头奔波，在新的岗位上开始了新的工作。

当时，我负责交通接管委员会的工作，接管范围包括铁路、公路、航运、邮电，而我的重点放在铁路上。这是由于铁路是交通的大动脉，加上战时情势的需要，在军事行动和国计民生方面，铁路运输起着很重要的作用。可是，国民党军队败退时，把铁路线上的许多桥梁炸断了，破坏了铁路的畅通，所以，抢修沿线被炸断的桥梁，也是接管工作中一项艰巨而迫切的任务。

剑英同志日理万机，要做的工作很多，可他把铁路工作看成重点之一，经常亲自过问。一天，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，语重心长地嘱咐道：

“老雷，不用我来说，铁路的作用你是知道的，一定要组织最大的力量，尽快修通。要说当务之急嘛，这就是当务之急！……否则，反动派幸灾乐祸，帝国主义者笑我们无能，这倒是小事；而我们在军事上、经济上遭受的实际损失，却是个大事。粤汉路长期不通，火车不能出省，也不能进省，人民群众当然不满意呀！……”

当我把剑英同志的讲话向铁路员工作了传达之后，沸腾着的铁路沿线工地，立即全面加快了抢修步伐，除原有的桥工队外，各方调集来的铁路工人、技术人员纷纷上阵，不分昼夜地忘我奋战，还有苏联专家们的积极协助。前后仅用了一个多月时间，就把广东境内的几座重点桥梁，一座接一座地临时修复，粤汉路全线年底通车的愿望，终于实现了。

消息传到梅花村中共华南分局驻地，剑英同志拍手称好，高兴地说：“又打了一个大胜仗！”1949年12月29日，在广州车站举行粤汉全线通车典礼，广州解放后，第一列直通汉口的旅客列车，从这里发出。身穿军服的剑英同志，赶来参加这次隆重的大会，他英姿焕发，豪情满怀，热情洋溢地讲了话。在讲话中，他表扬了富有革命传统的铁路工人，高度评价了粤汉全线修复通车。

接着，在欢腾的鼓乐声中，我陪同剑英同志顺着月台，走到待发的旅客列车前头，下了月台。剑英同志站在披着节日盛装的机车面前，笑容满面地拿起剪子，为这趟首发汉口的列车剪了彩。随着红彩带的飘落，月台上鞭炮和鼓乐齐鸣，全场响起了暴风骤雨般的热烈掌声和欢呼声。

三十五年前的动人情景，至今依然历历在目。

.....

修复海珠桥

座落在市区中心的海珠桥，横跨珠江两岸，把江南与江北连接起来，是广州市区的交通要道。国民党反动军队在10月14日撤出广州时，竟把这座海珠桥炸断了，靠南北两岸的两孔钢梁，一头还斜搭在桥头上，一头却掉入江中；中间一孔开合式钢梁已全部炸毁，沉落江心深处；江面上秃立着两个桥墩，墩顶上还留着触目的伤痕。听说，这帮炸桥的家伙还扬言：共产党在三年内别想修复这座桥。

海珠桥是要修复的。一来，这座桥是城乡南北通道，关系到市区的繁荣和人民生活需要；二来，要回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谰言。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和广州市政府都非常重视，决心要在短期内把桥修复通车。可是，解放伊始，百废待兴，困难不少，主要是一

些特殊器材的来源尚无着落。有消息说，市政府曾邀请上海的营造厂商洽谈此事，但他们要价过高，当时经费有困难。来支援我国建设的苏联专家，也认为不好修复，因为当时人力物力有困难，建议修座便桥临时使用。

记得是在1950年5月间的一天下午，我接到一个紧急电话，说叶剑英同志要我去一趟。我放下话筒就走，自己驾着美式吉普车赶到梅花村。这时正是白兰花盛开，梅花村里的每个院子，几乎都栽有几棵白兰树，树高十米以上，树上开满白兰花，地上也落满白兰花，真是香飘云天外。

剑英同志见到我，放下手里的文件，开门见山地劈头就说：

“今天请你来，只谈一件事：要修复海珠桥！”

我没有思想准备，一听就愣住了，来不及答话。

“怎么？没想到吧？”剑英同志问话的口气有点缓和，但神情依然是逼人的。他让我坐下来，两眼炯炯有神地接着说下去：

“工人有力量，我看铁路工人就有力量，国民党反动派破坏那么多铁路桥，都能抢时间修复，公路桥当然不在话下啰。我现在把修复海珠桥的任务交给你们，怎么样？争取年内修复通车，我是有信心的啊！……有人建议修座便桥临时使用，这像什么话，既要修就要修好！”

这事我心里也没有底，但任务非接受不可。在我临出门的时候，剑英同志走过来，亲切地嘱咐了一番话：“天下无难事”不是没有困难，有困难，要依靠工人，依靠技术人员，困难一定能解决，一时解决不了逐步解决，实在解决不了还可报上来。他朗声地说：“共产党没有办不到的事。”

是呀，共产党没有办不到的事。担负这项艰巨任务的第三桥工队，在当时的队长、桥梁工程师卓观培同志带领下，于六月间

离开粤汉路南段工地，陆续奉调来广州。从时间上看，到年底只不过半年左右，为了争取时间，桥工队还立足未稳，就赶在七月间紧急开工了。施工设计和器材筹措，只好拚命向前赶。

海珠桥桥面宽二十多米，桥长一百八十多米，由三孔钢梁连接而成，南北两头各一孔跨度六十七米的弓形下承桁梁，炸落水中部分必须切割分离，才能打捞起吊。水下切割用的炭精棒，是经香港进口的稀有器材，帝国主义分子拒绝供应，故意刁难我们。我向剑英同志如实报告了情况，他当即抓起电话，通知省、市有关部门马上行动，在工厂、企业、仓库、商行里，大力搜集炭精棒，买也可以，借也可以，支援海珠桥工地急用。虽然如此，仍然供应不上，最后逼上梁山，桥工队采用土法自行仿制解决。切割后的两孔钢梁，需要钢料来焊补，当时国内供应有困难，又是报请剑英同志同意，桥工队派人去香港买下一座旧楼房，把楼房内的钢柱、钢梁拆出，运回来使用。还有，当时没有大型起重机，桥工队利用珠江涨潮的浮力，采用浮吊法把庞大的钢梁起出水面。中间那孔跨度将近五十米的钢梁，是用一孔英国产的战时军用梁代替，虽然不配套，但架在中间也还得当。

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鼓舞下，桥工队全体职工觉悟很高，他们听说这项任务是共产党、叶省主席交给的，感到无比光荣。虽然当时设备条件差，机械化水平很低，基本上是手工操作；但是，在共产党人的气魄和信心感召下，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个个干劲冲天，不畏艰苦，发挥了大智大勇的精神，日以继夜地忘我劳动，实际上只用了一百多个日日夜夜，就把全桥修复了。

1950年11月7日，在北岸桥头上举行盛大的通车典礼，用木板搭起来的主席台，面向新生的海珠桥。两岸桥头和桥上，都披上节日盛装，五彩缤纷，红旗招展。叶剑英同志出现在主席台上，

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中，发表了振奋人心的讲话。他雄辩地列举事实，批驳了国民党反动派“三年不能修复”的谰言；他高兴地竖起大拇指，表扬了第三桥工队的职工们，称赞他们是创造奇迹的英雄，亲手把金光耀目的奖旗授给他们。

在喧天的锣鼓声中，叶剑英同志走上桥头，为海珠桥通车剪彩。红色的彩带剪开了，他坐上小轿车，带领着长龙般的车队，稳稳当当地从桥面上通过。

当晚，叶剑英同志在广东迎宾馆宴请桥工队的同志，应邀出席宴会的有工长以上干部、技术人员以及工人代表，还有省、市、军管会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，大家欢聚一堂，场面热烈。席上，叶剑英同志站起来，举杯向桥工队的同志们敬酒，感谢他们打响了这一炮！

指 南 针

从广州直达九龙的广九铁路，随着不平等条约强加于我国的割让关系，这条铁路延伸到深圳边界河后，从桥头到九龙不足四十公里的一段，是属港英政府管辖，人们通常称之为“英段”。1950年1月初，英国正式宣布承认我中华人民共和国，但广九线的火车并不过轨直通，广州开出的列车只通到边境站深圳，九龙开来的列车也只通到对岸的罗湖，旅客往返必须徒步越过边界铁桥，分别换乘对方的列车。当时解放伊始，人心恍惚，过境旅客蜂拥而来，蜂拥而去，深圳车站经常人山人海，搞得边境乱哄哄的。

不久，港英政府出于本身需要，授权其管辖下的“英段”铁路局出面，向我方传话，要求商谈广九直达通车问题。“英段”的局长杜利华氏（英国人），既在港公开向报界发表谈话，收买人心；又通过一位原粤汉铁路副局长向我方一再致意，认为广九火车直

通刻不容缓。否则，不仅给旅客带来麻烦，而且长此下去，还将大大影响双方路收。

剑英同志对这问题持慎重态度，表现出高度的原则性和策略性。他细心听完我的汇报后，悠然自若地笑道：

“好嘛，英国人想来打交道，我们表示欢迎。不过，事情不那么简单，得要慎重考虑。我们的着眼点主要不在经济上，这一点路收算得什么！”

在座的方方同志，详细分析了当前情势，认为火车直通的时机不成熟，直通后显然带来弊多利少。他不急不忙地端起茶杯，呷了一口热茶，继续说下去：

“此事不妨拖一下，他急我不急。拖一拖，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摸清情况，始终保持主动性。”

“我的意见，也是拖一拖好，暂不答复，也不拒绝。”剑英同志直截了当地说。

然而，他的话并没有说完。过了几十秒钟，在没有异议情况下，他又补充道：

“这是件涉外的大事，必须报请中央批准后才能谈。原则问题不能大意，往后拖一下有好处，可以赢得时间。”

“英段”局长杜利华久等不见动静，似乎有些不耐烦了，竟放出空气，声称要亲自访问广州。然而，我方姿态是不急不躁，依然保持沉默，会同各有关部门，研究过轨直通的可能条件和对策。

几个星期过去了，我们认为适当的时机到了。于是，我给杜利华发出邀请信，大意是说，能同他就广九直通车问题交换意见，我深感高兴，如果他认为适宜的话，建议双方于某日某时在深圳车站会晤。对方反应很快。第二天就接到杜利华的回信，他欣然表示将带一名助手，按时过境来深圳。

出于礼节上的需要，我拟同接头人——原粤汉铁路副局长刘传书，提前赴深圳车站，迎候这位英国客人。叶剑英同志同意我的建议，并在我出发前夕，派人送来一封语重心长的指示信，这信是叶剑英、方方两位首长署名的，但从笔迹可以看出，信是剑英同志亲笔写的，方方同志也亲笔签了名（见影印件）。信的全文如下：

铁民同志：〔注〕

同意明天带同刘传书出发，如英段有人来谈，采取听的态度，记下要点，说待请示；身份则以铁路职员，不涉“官”方，不涉政治。弄清他们态度后，立即报告，以便得根据具体材料再提意见给你。

原则是不闭门，不急谈好，谨慎措理。

附去介绍信一纸，查收。

叶剑英

方 方

十六日

〔注〕铁民的“民”字是笔误，应为“鸣”字。

这封不到一百个字的信，写得严谨有力，充分表达了剑英同志稳重而审慎的风格，显示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策略性，见信如见人，使执行任务的人一目了然。以我的看法，这信就是一枚指南针，在航行中给予我方向和勇气，我正是遵循着这枚指南针的指向，打开了广九直通车商谈的大门。

謝恩回志。

用意既天常同列，修出狀，為英收有
人事後，接取所自修度，已 知 本 之 國 情
示，身亦創以鐵路，取 之 人 之 步 之 步
政治。各情他們修度，已 知 本 之 國 情
得報批具俾材料，再 修 之 步 之 步
而列是不閉門，不急談路，已 知 本 之 國 情
措昨。

付士有強信之帝，已 知 本 之 國 情。

葉月
十日

留影珠江

1950年夏天的一个上午，阳光宜人，风和浪细，叶剑英同志带领一些有关部门的工作同志，一同乘船遨游珠江，视察黄埔港。我伫立在船头的甲板上，望着那滚滚长流的江水，思绪万千，想起了鸦片战争以来，中国人民历史上遭受的苦难，反帝反封建的

革命烽火，也从未停息过，这都离不开珠江的见证。啊！饱历沧桑的珠江，现在回到了人民的怀抱，扬眉吐气的日子终于来到了，江水是那么自由、欢畅地一泻千里，怎能不令人心情激动呢！

在船上，剑英同志兴致勃勃地凭栏远眺，观赏着两岸风光。他指点江山，谈笑风生，话题也离不开珠江，一百多年来，珠江流域在中国革命历史上，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诗篇。今天这样游览珠江，我还是头一次，耳闻目睹都觉得新鲜，就像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。

“看！那就是黄埔军校的所在地。”剑英同志这句话，把大家的视线转向他手指的对岸。

剑英同志扶住船栏杆，凝望着对岸，他被军校的旧址吸引住了。大革命时代的黄埔军校，显然是一派蓬蓬勃勃的兴旺景象，然而，时过景迁，潮流逆折，现在映入我们眼帘的校址，只见一簇簇的参差大树，在那绿荫丛中，或隐或现地错落着一些白墙灰瓦的房舍。

“珠江，是太有作为的！”剑英同志充满自信地自语着，视线顺流而进转远方。

在黄埔港附近，游船平排地同一条小趸船码头停靠在一起。这里江面较宽，江水波光耀目，流速显得平缓一些，极目远望，对岸连绵不断的一线树丛，就像漂浮在江面上的一条绿带，把水和天隔开。

人们纷纷离开游船，都到趸船码头上面活动活动。当时我见景生情，想到剑英同志带领我们遨游珠江，亲临黄埔港视察，是一件不平常的新事，应当留个纪念。于是，我兴冲冲地走到剑英同志面前：

“参座，我给你照个相好吗？”

“喂，你也会照相？”剑英同志笑着问。

“嗯。”我满有信心地点点头，把挂在身边的照相机子曳过来，捧在手上说：“你今天游了珠江，看了黄埔港，是广州解放后的头一趟，应当留个纪念嘛。”

“好，留个纪念。我是旧地重游，就以珠江为背景吧！”

剑英同志欣然答应了。他一面说着，一面朝码头边上走去。

“参座，你就站在这里，好吗？”我指着码头前方靠边沿的地方，不等他答话就接着说道：“站在这里，就像踩在水面上一样，背后是波澜壮阔的珠江。”

剑英同志转过身来，用手指推了推自己的眼镜，和颜悦色地站在码头边上。

咔嚓一声，当我按动快门的响声传出后，剑英同志满意地笑了……

这的确是一张难得的照片，虽然当时阳光不够理想，但可明晰地反映了三十五年前，剑英同志留影黄埔港畔时的风貌。四年后，我调离广州前夕，于1954年秋，又为照片题诗一首，以志不忘。诗曰：

长车直下大庾岭，
运筹南海重千秋。
万众不忘岁月好，
一代英姿数风流。

1977年7月，读报载叶剑英同志写的《八十书怀》诗，深为感动，回忆往事，萦怀情牵。我为表达对叶帅的敬意，已将这张亲手拍下和常年珍存的原照，连同题诗，附在信里一并寄献他老人家了。

1984年12月写于北京